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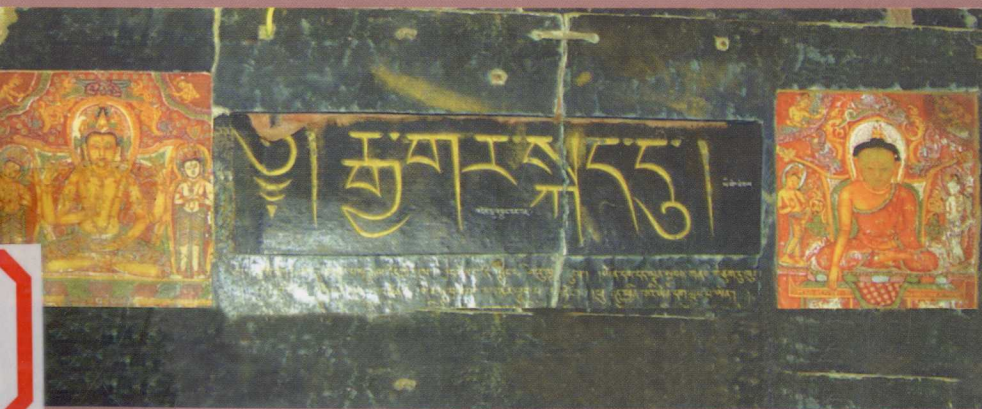
汉藏大藏经目录 异同研究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及其藏译本笺证

HANZANGDAZANGJING
MULUYITONGYANJIU

黄明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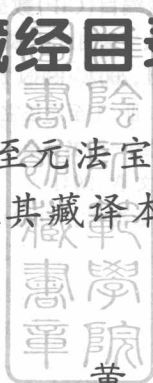
中国藏学出版社



1468059

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及其藏译本笺证



黄
明
信



淮阴师院图书馆1468059



中国藏学出版社

8208341

回责任编辑:谢淑婧 回封面设计:李建雄 回版式设计:天 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黄明信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ISBN 7-80057-603-5

I. 汉... II. 黄... III. ①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考
证—汉文、藏文 ②大藏经—图书目录—研究—汉文、
藏文 IV. B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375 号

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

黄明信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民族出版社照排中心排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625 字数:293 千

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 印数:2000 册

ISBN 7-80057-603-5 Z·309

定价:20.00 元

前 言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一书是十三世纪时汉、藏、畏兀尔、蒙古、乃至印度各族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一部佛典目录学专著。

大藏经是佛教最基本的典籍，有南传和北传两大体系。北传的有汉、藏、蒙、满、西夏等文本。西夏文和满文是从汉文转译的；蒙文是从藏文转译的。而且蒙古文虽有译本，但蒙族僧人很多去藏族地区的寺庙留学，直接用藏文藏语学习和唸诵，以至写作。土族和裕固族纳西族也多用藏文本。因此，汉文和藏文是最基本的两种。这二者之间又互有不同，有一些经是汉文和藏文所共有的，有一些汉文有而藏文里没有，有一些藏文里有而汉文里没有，又有一些互有详略。清楚地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但是佛学和藏学研究工作者，也是民族史和全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者非常需要的知识。这方面前人已经做过许多工作，其中藏汉的，即研究藏文大藏经里哪些经论汉文里有相应者的著作较多，而汉藏的，即研究汉文大藏经里哪些经论藏文里有无相应者的却只有一种。藏汉的有：康熙年间编纂的北京版的藏文大藏经里有藏、满、汉、蒙、四种文字对照的目录，但是它只是按照藏文的字面翻译成汉文，完全没有管汉文大藏经里原有的译文；二十世纪以来，日本的佛学家们先后编写了德格版的、北京版的两种藏文大藏经目录，其内容非常详细，包括：经名的梵文原文、汉文译文、著者、译者校订者及其索引等等。近年还有黄显铭编译的藏汉对照的按藏文经名的音序排

列的藏文大藏经目录。而汉藏的则只有七百年前编的一种：就是《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用年号给大藏经目录命名，是汉文经目的传统习惯。例如：开元录、祥符录、开宝录等。“法宝”是佛教的三宝（佛、法、僧）里的法宝，本来是抽象的，其“所依”（载体）就是经、律、论三藏，汉语里习惯上合称之为《大藏经》，藏文里则是将律藏里的佛语和圣贤撰述分属于《甘珠尔》和《丹珠尔》。“勘同”就是将汉藏两种文字的大藏经进行对勘、比较，著录下来汉文的经律论哪些藏文里有，哪些没有，哪些只是部分相同。当时是集中了一大批佛教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一定会有完整的藏文资料，可惜其藏文资料没有留下来（不知萨迦寺藏书里是否还能找到）。五百年后，到清朝乾隆年间才有人把它译成藏文，这就是工查布（或称贡布加）（ཁྱེད་མགྱེན་པོ་ལྷ་མོ། 1650—1750?）著译的《汉区佛教源流记》（ཐུན་ཀློང་ཆོས་འབྱུང་། 有拉萨和德格木刻版和 1983 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印本）一书的下半部，此书模仿 1322 年成书的《布顿佛教史》（བུ་ཏྟན་ཆོས་འབྱུང་།）的体例，其上半讲历史，下半是大藏经目录。不过布顿写的是藏文大藏经的目录，而工查布所译的是汉文大藏经目录。汉文大藏经目录有许多种，他所译出的就是这部对勘出藏文本有无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以下简称为《至元录》。

〔壹〕《至元录》的缘起与体例

《至元录》编纂于 1285 年，在八思巴逝世（1280）之后，但是其筹划则在他在世之时。该书的序里说：“大元天子（指忽必烈）……万几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指八思巴）语，诏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然文词少异，而义理攸同。”该书的卷首前言里说：“大元世主……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召西蕃板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珪国师、湛阳宜思、西天扮底答尾

麻罗室利、汉土义学亢理二讲主庆吉祥、及畏兀儿斋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压孙、安藏等,集于大都(指北京),二十二年乙酉(1285)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1287),大兴教寺,各秉方言,精加辩质。自至元顶踵(首尾)三龄,诂讎乃毕。虽同澜共派,并策分镳,究本穷源,若合符契。莫不一乘之性海湛湛波澄;三藏之义天、辉辉星布;重光法宝、大启群迷。然晋宋之弘兴、汉唐之恢闡,未有盛于此也”。编成之后两年(至元廿六年,公元1289年)就刊刻出来“入梓以便批阅”这种原版现未见到。十七年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管主八主持继续刊刻磻砂藏时,认为“旧梓方册未类梵典”,改用梵夹装。磻砂藏现存,而且有1935年上海影印本;此外我们见到的还有顺治十八年浙江嘉兴楞严寺刊本清中叶精抄本和日本《昭和法宝总目录》本。日本的这种版本给《至元录》的经名编了次序号碼,本书利用了这种序号。

〔貳〕勘同工作的难点

汉文的大藏经和藏文的大藏经都不是从同一部完整的梵文的大藏经从头到尾顺序地翻译出来的,而是前前后后许多译者各自按他自己当时的需要和可能得到的原本翻译出来的,经过积累到相当多的数量之后,才有人编纂出来的,而各个版本的大藏经的分类法和顺序安排又各有不同,因此,这项工作就有了许多难点:

(一)同一种经有时有许多不同的题名,这是因为佛经是释迦牟尼口头讲说的。大都当时并没有标题,后来的记忆、传诵、笔录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赋予了不同的名称。因此,有的经有好几种不同的题名。例如:

至元录号

587 无量门微密持经

588 出生无量门持经

589 阿难陀目佉尼呵离陀经

- 590 无量门破魔陀罗尼经
 591 阿难陀目佉尼诃离邻尼经
 592 舍利弗陀罗尼经
 593 一向出生菩萨经
 594 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

这八种经乃是同本异译。要从这里面找出与蕃文本的经名相对应者并非易事。

(二) 有许多蕃文经名与汉文经名不是相应的, 勘同起来就更不容易了。例如:

至元录号	汉文经名	蕃文本经名	蕃文经名汉译
190	方广大庄严经	ཐུ་ཆེར་རྩལ་བ།	广大游戏经
266	大庄严法门经	འཇམ་དཔལ་རྣམ་པར་རྩལ་བ།	文殊游戏经
432	魔逆经	འཇམ་དཔལ་རྣམ་འཕྲུལ་ལེན།	文殊神变品
402	华手经	དགེ་ཅ་ཡོངས་སུ་འཛིན་པ།	摄诸善根经
238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	ལང་ཀར་གཤེགས་པ་རིན་པོ་ཆེའི་མདོ་ལས་སངས་རྒྱས་	逝往楞伽宝经中一切佛
		ཐམས་ཅད་གསུང་གི་སྒྲིང་པོ།	语心髓
45	净居天子会说	ཐེ་ལམ་བསྟན་པའི་ལེན།	说梦品
76	善德天子会	སངས་རྒྱས་ཀྱི་ཡུལ་བསམ་གྱིས་	佛境不可思议
		མི་བྱབ་པ་བསྟན་པ།	经

(三) 汉文有不少经名是梵文的汉字译音, 有的是人名, 有的是地名, 有的是教义术语, 不易辨识, 蕃文则译义者多一些, 对勘时有一定的困难。例如:

至元录号	汉文经名	蕃文本经名	蕃文经名汉译
388	首楞严三昧经	དཔལ་བར་འགྲོ་བའི་ ཉིང་ངེ་འཛིན།	勇行三昧经
58	富楼那会说	གང་པོས་བྱས་པའི་ལེན།	(满)慈子所问品

第 60 号 郁伽长者会说 $\text{ཁྱིམ་བདག་དག་ཤལ་ཅན་}$ 雄勇长者所问经
 གྱིས་ཁྱེས་པ།

(四)有一些经,类似的题名蕃文有几种,汉文里也有几种,要找出其间的对应关系并不容易。例如:

至元录号	汉文经名	蕃文本经名	蕃文经名汉译
387	海龙王经	$\text{ཁྱུ་རྒྱལ་རྒྱ་མཆོས་ཁྱེས་པ།}$	海龙王所问经(4卷)

412	弘道广显三昧经	$\text{ཁྱུ་རྒྱལ་མ་རྩོད་པས་ཁྱེས་པ།}$	无热恼龙王所问经
	阿耨达龙王经	པ།	

451	佛为海龙王说法印	$\text{ཁྱུ་རྒྱལ་མཆོས་ཁྱེས་པ།}$	海龙王所问经
	经	ཐུང་ང།	小品

513	佛为娑伽罗龙王所说大乘经	$\text{ཁྱུ་རྒྱལ་རྒྱ་མཆོས་ཁྱེས་པ།}$	海龙王所问经
			(名同 387 号只 1 卷)

(五)有个别的经名是梵汉混合的,很不易解。例如:

287 号《睽子经》“睽”是梵文“ ཁྱ་མ་ཀྱ ”之略,“子”是汉文“儿子”之略,而 942 号《梵摩喻经》的“喻”却是人名的一部分,不是譬喻。924 号“释摩男”是释迦种名为“摩诃”的男子,1119 号《比丘听施经》“听施”是人名。1087 号《佛大僧大经》是兄弟两个人的名字……不了解经的内容,不可望文生义。

(六)有个别经名汉文与藏文字面上正正相反。例如:

316 号《谤佛经》藏文意为《不舍佛经》;又如 707 号《守护大千国土经》藏文意为《摧毁大千国土经》。这些问题成为拦路虎,不解决它们,这项工作就无法真正做好,因此,这工作就不是简单的编辑工作,而首先要做好许多学术研究工作。

[叁]参加编修的人员

本书书首 1289 年的刊版“入梓”的释克己的序言里有一个三

十一人的名单。其中一半是汉族人,其名字三个字的第一个字都是其本名的简称,第二三两个字整整齐齐都是“吉祥”二字,很明显是受西蕃很多有地位人的名字末尾都缀有 རྒྱལ་བཟང་ལྷོ། (吉祥) 一词的影响。另外的一半是其他民族:蕃、畏兀儿、蒙古、和西天(印度)人。最末尾的是当时地位最高的帝师,可见不是按其政治或宗教地位排列,而是按其在工作中的实际作用大小排列的。现依照其原次序介绍如下:

一、远丹巴 《元史》作“国师胆巴”,并说“此云微妙”,可见藏文是 རྒྱལ་བྱ། 一名功嘉葛刺思(藏文 རྒྱལ་དགའ་གཤམ་པུ། 普喜名闻),西蕃突甘思(藏文 རྟོ་དཀའ་པུ། 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且麻(藏文 རྩ་མེད་འབྲས་ལྷོ། 丹巴县一带)人。是萨班大师的弟子,曾受命去印度参礼古达麻室利(འཁོར་པུ། 法祥),幼习梵典。八思巴荐之于忽必烈,在世祖、成宗两朝著名一时,受封为金刚上师。编辑此书时,其官职是宣授诸路释教都总统,西蕃讲主,担任证义。

二、安藏 (Artsang) 《元史》又作扎牙答思(畏兀儿语 an j a n g - l a i y a t a s)畏兀儿别石八里人。自幼有惊人的记忆力,十三岁能默诵《俱舍论》三十卷,雅好佛乘、兼习梵文、儒释皆通。曾译出史书、《尚书》、《资治通鉴》和医药书《难经》、《本草》等。是一位通晓多种语文、知识渊博的专家。在此工作中担任译语的证义。

三、合台萨里 (he - t a y s a l i) 《元史》又作 乞台萨里(k i t a i - s a r i)畏兀儿人。曾参加把八思巴所译《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译成汉文的工作。该书的序里说他“解二种音、法辞通辩”。本书的前言里说:“逾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召……等,集于大都”进行此项工作,可见他是此项工作的召集人、组织者。本书开始编辑的前十年,“人为释教都总统、拜正议大夫,同知总制院事,加资德大夫,统制使”此时任译语证义工作。

四、弹(旦)压孙(t a n - y a - s u n) 八思巴所译《根本有部出家

授近圆羯磨仪轨》的序里说到“含伊毕国翰林承旨弹压孙传华文。”说他善三国声明（梵、汉、藏三种语文）。其官职是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任译西蕃语。

五、斋牙答思(jaiyatas)畏兀儿人,通显密教讲经律论沙门即三藏法师。任证西天语,即核对梵文。

六、释速端然 西蕃人 通显密二教、讲经律论沙门,也是一位三藏法师,任校勘证义。

七、湛阳宜思(藏文 འཇམ་དབྱངས་འདྲ་ཟེར། 文殊光) 西蕃人,传显密二教,讲经律论,赐衣沙门,任校勘证义。

八、吃罗思八藏布亦作吃刺思八斡节儿(藏文 གཤམ་པ་འདྲ་ཟེར་དཔལ་བཟང་པོ། 1246—1303) 是八思巴的弟子。1280年八思巴四十六岁,正当壮年,在萨迦忽然逝世,无人敢去朝廷报丧,他背负着骨灰到朝廷献给忽必烈,表现出极有胆识。后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受封为帝师。是为第五任帝师。1285年编修此书时,他任证义。

九、尾麻罗室利(梵文 Vim alashri 无垢祥) 是西天的扮底答(pandita)即通五明师。是印度来的佛学专家。任证明。

十、叶辇国师 《元史》亦作“亦聂思怜”(藏文 ཡེ་ཤེས་རིན་ཆེན། 慧宝1248—1294)1271年八思巴居住临洮时,到八思巴处为其弟子。后随八思巴到内地,受到忽必烈的喜爱。至元廿三年(1286)此书已开始编辑,尚未完成之际,第三任帝师达里麻八罗阿罗吃答忽然逝世,萨迦的昆氏家族乏嗣,由他继承为第四任帝师,继续完成此项工作。此时他不到四十岁。任证明。

十一、达里麻八罗阿罗吃答(梵文 dharmapaalarakshita 法戒护1268—1286) 其父恰那多吉是八思巴的同母弟,他是其遗腹子,名单上称他为拔合思八帝师完布(藏文 དབྱེན་པོ། 幼弟或侄甥的总名)八思巴在世时即将帝师之位由他的异母弟亦邻真(藏文 རིན་ཆེན་ལྷལ་མཆན། 宝幢 1238—1278)继任为第二任帝

师。但他在八思巴之前去世,于是由其子达里麻八罗阿罗吃答继任为第三任帝师。那时他年仅十岁左右,编修此书时也仅十七岁,“任证明”可能只是挂名而已。所以地位虽高,却排名在最后。

此外,在名单的前列还有两个非汉族人:

十二、迦鲁拿答思(G enatas) 畏兀儿人。《元史》有其本传,“通天竺教及诸国语。翰林学士承旨安藏斋牙答思荐于世祖,召入朝,命与国师讲法。国师西蕃人,言语不相通,帝因命迦鲁拿答思从国师习其法及与字,期年皆通。以畏兀儿字译西天、西蕃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镌版,赐诸王大臣。”按:国师即指八思巴,其时尚未封为帝师,故称国师。迦鲁拿答思从之学,则是八思巴的弟子。在编修此书的工作中的地位和任务是通二国音言(梵文、蕃文)解显密教,译西蕃语。

十三、托印都统 蒙古人,此时为翰林学士,嘉议大夫。译畏兀儿语。此人后于文宗至顺二年(1331)封宣政院使、蓟国公。

此外,还有牙识汉养阿 官职是奉训大夫、行工部郎中,任务是“执笔”,可能是汉文工作。

[肆]《至元录》的特点与贡献

(一)这部目录上继《开元释教录》及宋、辽、金刊刻的大藏经,下开明代的《南藏》、《北藏》、清代《龙藏》。一般认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就是元代官版的《弘法藏》的目录。其成书的年代较晚,其后新译出的经论极少,因此,其数量冠于任何经录。大体上可以代表汉文大藏经的全貌。

(二)它把密教经典与显教大乘经平行并列,是汉文的佛教目录的一大改革,也是分类法的一大进步。后来明代的《释教汇目义门》、《阅藏知津》都遵用此种分类法,足证其影响的深远。有可能是受到藏文的影响。

(三)此录中引用了北宋的《祥符录》、《景佑录》,二书已散逸,

现均只存残本,从本书可以大致看到其原貌,因此本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本书卷十的“东土圣贤集传”中有七十多部历代汉文的注疏撰著,其中有些为世所罕见。

(四)它载有经题的梵音,这是蕃文大藏经的传统,而汉文所没有的。利用这些用汉文字转写出来的梵文,可以还原出来一些梵文原文。

(五)逐条注明“蕃本同”或“蕃本缺”,还有其他特殊情况,便于后人作比较研究,这是一个创举,因此受到历代学者的推重。虽然其效果不甚理想,仍不失为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详见附录苏晋仁先生的论文。

[伍]《至元录》的缺点

(一)同一种经的几种译本有些分在几处,未集中在一起,查阅不便。例如:《持世陀罗尼》的几种译本分在 641、662、726、772 号数处。

(二)有一些前后“自语相违”处。例如:733 号《智光灭一切业障陀罗尼经》记为“与前(644 号)《智炬陀罗尼》同本”,前者记为“蕃本缺”,而 644 号处却云“与蕃本同”,成为自语相违。又如:725 号《圣虚空藏菩萨陀罗尼经》记为“与前《虚空藏问七佛陀罗尼》同本异译,蕃本缺”,而 605 号该经处却云“与蕃本同”。

(三)有一些极重要的大论,吐蕃时代即已译出,而记为“蕃本缺”。例如:1302 号《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和 1303 号《杂集论》,以及 1389 号《集菩萨学论》等。

(四)有一些极重要的大论,例如:1402 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蕃文未译,是众所周知的,书中竟记为“与蕃本同”! 1305 号《般若灯论释》蕃本有,而记为“蕃本缺”。

(五)经过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所记蕃本有无,与蕃本《丹噶目录》和现存藏文大藏经德格版和北京版两种的目录逐条核查,

发现出入不小。

	至元录记 为蕃本同	至元录记 为蕃本缺	至元录中 有无失记	至元录中 折辨入藏	其 他
德格版查得实有	426	165	41	3	6
德格版中未查得	220	497	166	12	4
共 计	646	662	207	15	10

其所以出现这样多的出入,原因至少有五方面:(一)此工作是开创性的,没有前人的成果和经验为基础,(二)这项工作本来就有许多难点,如上所述,(三)中间经过畏兀儿人转译,难免失误,(四)人多手杂,水平不一,(五)时间嫌短。

[陆]工查布的贡献

工查布在《汉区佛教源流记》里的藏文译文确实表现其功力非凡。例如:

1,266号《大庄严法门经》译为蕃文的《文殊游戏经》。

2,350号《造立形象福报经》日本两种藏文大藏经目录中均未见。工查布的藏文译文为 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འི་གཟུགས་བརྟན་བཞེངས་པའི་ཕན་ཡོན། 《造立如来形象功德经》。有了“如来”二字,我们才找到其为德格版320号。北京版986号。

3,373号《菩萨行五十缘身经》蕃本缺。题名费解。工查布按其内容译为 མཆན་དཔེའི་རྩུ་བཟླན་པ། 《开示佛身相好之前因经》就清楚明白得多了。

4,1107号《频多和多耆经》题名前无梵文,蕃本缺。工查布按其内容译为 རྗོངས་པ་དག་གིས་བྱིན་འབྲས་མི་ཤེས་ཚུལ་བཟླན་པའི་མདོ། 《愚人不知布施福报经》。

5,366号《须赖经》工查布指出其为《大宝积经》第二十七《善

主修的三本尊之一,所以工查布对之特别详知。

5、857号《仁王般若陀罗尼释》条下工查布的按语说:“从(798号)《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至此(约六十种)皆是班智达金刚智暨不空金刚师弟所译,大都出自续部,间或无造者题记。”又说:“《般若仁王》原书云待考,而有些似又具量(可靠),疑为于般若二十五门一类经之上增益而成。”

[柒]工查布的不足之处

以上简单的几个例子已足以说明工查布关于藏汉佛经确有丰富的学识,但是他在翻译此书时仍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

1、《大宝积经》四十九品。工查布只给出每一品的卷数,而未给出经名。

2、887—890号(四阿含)原书皆云“与蕃本同”,其实蕃本并不完整的译本,这是与汉文本的大藏经相比蕃本的甘珠尔所缺少最大的一部分,工查布并未指出。而且后面898—997号之间约一百种出于四阿含之小乘经名,只译出每一阿含所出之第一种经名,以下均从略未译。请参看895条笺证。

3、他所给出的藏文经名没有说清楚究竟是藏文大藏经里固有的原文,还是藏文无此经,他自己从汉文翻译出来的。没有体现出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蕃本同”或“蕃本缺”的记录,而这正是此书的价值之所在。

4、1378号《广释菩提心论》莲华戒造。系从蕃本的སྤྲུལ་པའི་རིམ་པོ།《修行次第上篇》(丹噶目录606号,德格版3915号,北京版丹珠尔5310号)译出。而工查布未给出蕃本原文,只按汉文的字面直译为ཐུང་ཐུང་སེམས་འགྲེལ།

5、1036号《萍莎王五愿经》之“萍莎王”,工查布误译为གསལ་ཐུག།汉语:胜军王即波斯匿王。其实这是梵语विजित्वर्य一般音译为“频婆娑罗”,意译为“形胜王”或“影坚王”。

6、1576 号《广品历章》三十卷，系列记大藏经所收诸本之概要，工查布误认为是其前一部（即 1575 号《大方广佛华严经论》一百卷）之广释。

7、1355 号《观所缘论》亦《观所缘缘论》之“所缘缘”为四缘之一，工查布误译为十二因缘之因缘。

8、1470 号《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此处“息”为“子息”之意，工查布漏译此字，成为王本人坏目。

9、1422 号《三弥底部论》，梵语：सम्यग्भिः 藏语：མང་པོས་བཀྲན་པའི་ཞེ། 汉语：正量部。工查布误译为 མིན་གསུམ་བཤད་པ།（三有论），成大错。而 1384 号《破有论》之“有”指三有生死，工查布却译为 ཡོད་མཐའ་ལེལ་བ།（破有边）。

10、1370 号《解卷论》，1371 号《掌中论》，陈那造。录中明说系同本异译。而工查布却分开将 1370 号译为 ཡོངས་སུ་བསལ་བ།（解除），将 1371 号译为 མངོན་སུམ་དྲ་རྟོགས་པ།（现前观察）。其实此书有蕃本，丹噶目录 597 号，德格版 3848 号，北京版 5248 号，译名为 ལག་པའི་ཚད།（掌量）。作者陈那梵语：दिश्व 而工氏译为 ཅི་ན།

11、470 号三品弟子误译为三学。

12、670 号诃利帝母梵文：हृदिहि 藏文：འཕྱག་མ། 汉文：罗刹女，工查布译为 བེལ་ལ།（宝带）。

13、783 号《息除中夭陀罗尼》“中夭”意为“横死”。工查布将“夭”理解为“妖怪”。

14、漏译者有几处：

602 号《狮子奋迅菩萨所问经》。

774 号《秘密八名陀罗尼经》。

872 号《妙吉祥平等观身成佛仪轨》。

1060 号《四愿经》。

1076 号《见正经》。

1158 号《月喻经》。

1255 号《善见律毗婆沙》。

问题出在下半部者较多,我怀疑不是完全出自工查布亲笔。

[捌]我的工作

原来我们以为既然是皇帝下诏,集中了那么多的人编纂出来的,又有了工查布这样名家的翻译,只要把一千余种汉文和蕃文的经名分别加上相应的号数,再做出一个按音序排列的汉文经名索引,就成为一部完整的汉藏大藏经经名检索了,可是具体地逐条检查之后,发现问题很多,为此笔者写了这个《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文译本笺证、解题、新译》。

(一)笺证 主要核实原书所记蕃本有无,其有者记明《丹噶目录》、藏文大藏经德格版、北京版三处编号。其无者注明“蕃本未查得”。其有特殊情况者,交代清楚。发现原著的误差,例如 1322 号。

(二)解题 凡遇经题汉文字面难解者,尽我所知加以解释,凡遇梵语,尽量给出其藏文写法,藏文意义,汉文意义,为准确地翻译藏文作准备。并非做全面的题解。

(三)新译 凡工查布所译与藏文大藏经原文相同或相近者,采用之,标以(工译)。凡工查布所译很不准确,甚至错误者,以及漏译者,我自己译出之,标以(自译)。895 号至 996 号一百种皆我自译。

(四)经过这一番工作,我们可以回答开头时提出的问题。汉藏共有的经论是约 640 种,汉文有而藏文没有的经论是约 880 余种(包括重译)。通过汉文转译成藏文的,现存 20 种。

[玖]先用一个统计表介绍全书内容,同时也就是目录